

解析《解密》的独创性： 一部让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 平等对话的作品

■文/饶曙光

电影《解密》改编自麦家同名小说，讲述20世纪40年代数学天才容金珍参与密码战和信息战的故事。小说原作发表于2002年，时隔20多年才改编为电影，可见改编难度之大。可以说，电影《解密》是传统谍战题材电影的创新表达，是中国电影在类型拓展上的突破，也是电影市场应对变化的积极尝试。

影片主人公是一个极具天赋但略有“神经质”的人，他所从事的密码事业，是一个此前电影没有关注过的领域。从过往来看，国安、谍战、悬疑，都是类型片常见元素，已有基础的审美经验。而《解密》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类型，为中国电影增添新的成分。这是我们在好莱坞类型片之外的独特创作，足以让中国电影能与世界电影平等对话。

在类型突破的基础上，《解密》也很好地把握了叙事点和戏剧张力。影片从一场采访切入，通过两个女人的视点，把观众代入到故

事当中，而非直接将故事铺展开来。其中解密的部分，像交响乐一般，为电影增添质感，而这是文学难以呈现的表达。观众可以从感受到人性与情感，也会被其中的戏剧张力所吸引。

看影片《解密》，本身也是“解密”的过程，让观众忘记现实世界，进入电影塑造的空间，这也是电影最大的魅力。在限制性视点和全知性视点的交叉中，《解密》将电影魅力和能量，发挥到极致。可以说，《解密》是一部值得走进电影院，在电影院反复观看的作品。

在如今的市场背景下，《解密》的出现很有意义。当下电影市场，正经历结构性变化，电影观众年龄增长，年轻观众被短视频分流，更青睐快餐式的内容消费，给电影内容带来巨大挑战。当务之急，是开拓新的电影类型，创造是真正代表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电影，让观众只有走进电影院，才能感受到电影的魅力。（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电影《解密》的叙事特征 与多重内蕴解析

■文/魏李梅 吴雨欣

电影《解密》作为一部集悬疑、谍战、剧情、历史与人性探讨于一体的影片，通过其高超的视听语言和独特的叙事手法，讲述了数学天才容金珍在命运裹挟下破译密码、为国奉献的传奇人生。电影的主叙事线索简洁、明晰，故事集中围绕容金珍展开讲述，通过巧妙的嵌套式的故事结构，人物成长过程中不同的人物关系呈现，展现出多层次、立体而丰富的思想内蕴。

宏大叙事框架下的 家国情怀与人道关怀

《解密》不仅仅是一部聚焦于密码学的影片。电影中，对数学和解密的痴迷成就了容金珍的传奇一生，也成就了电影倚重特效、展现视觉奇观的商业法门。然而，如果把《解密》比喻成一棵树，那么，设置、解密、智力的较量和对决是电影“好看”的枝叶花朵，巅峰对决背后展现的爱国情怀才是电影之树的根基，正是解密背后的家国情怀让观众在享受视觉盛宴过后依然能够细细回味电影的魂魄所在。该片不仅多次提及“国”的意义，同时还还将家国理念通过容金珍生活的转折、内心情绪的变化做了具象化的表达。小黎黎在发现容金珍的数学天赋之后急切果敢地要求容金珍跟他走，为保护容金珍这个数学奇才、有朝一日为国效力，小黎黎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在容金珍的解密天赋被老郑偶然发现后容金珍的命运发生了转变，电影由“家”滋养他发展到他为了“国”而战，在701大院里容金珍曾两次试图翻出院墙，这个不善言辞、敏感自闭的数学天才用行为表明了他内心的情感在“家”与“国”之间的纠结拉扯。直至同样在701工作的小梅在老郑的投意下走近容金珍，和其恋爱并顺利组建了家庭，至此电影具象化地完成了“家”即是“国”、“国”即是“家”，家国一体的思想传达。

容金珍对数学的痴迷堪称本能，但是当解密成为国与国战争的利器时，他对运算的痴迷则是本能地同国家荣誉合二为一后的责任与担当。电影《解密》在酣畅淋漓地抒发爱国情怀的同时，也表现了对容金珍曾经的老师、亦敌亦友的希伊斯一定程度上的人道主义关怀。希伊斯因为自己设计的紫密被曾经的学生容金珍破译而遭质疑被关押，又因设计了更为高阶的黑密而被释放，在701工作组破译黑密的过程中，老郑对黑密再次被破译后希伊斯必然的下场的分析，以及容金珍终破黑密而对外宣布的名字却不是他的做法，既保证了我方在隐秘战场的绝对胜利，同时也暗中保护了希伊斯不至于下场太惨，对希伊斯的人道关怀也让容金珍的形象更为真实。

日常生活化叙事视域下的 个人成长史与温暖人情

《解密》以宏大叙事为框架，内里罗织、融合了日常生活化叙事，通过细腻的生活细节和不同的人物关系，展现了容金珍个人的成长史和滋养他成长的温暖人情。

在容金珍的生命中，他所感受到的最温暖的情感来自家人给予他的亲情。影片中的容金珍，开端于一个被命运捉弄的遗腹子，家的温暖是残缺的，被小黎黎带回家之后，完整家庭的港湾让容金珍体验到普通人家的一些细碎的温暖和幸福。电影有三次吃饭的场景和情节，第一次是容金珍跟随小黎黎初到容家，

因为不懂礼仪而用碗喝茶，养母叶筱凝见状，为了不让孩子局促同样也端起碗喝茶，其后姐姐容必瑜也心领神会地端起碗喝茶，容金珍在欢笑声中轻松融入到了新的生活。第二次吃饭推动情节发展，容金珍迟迟到场却面临分别。第三次吃饭是容家遇难，养父小黎黎已经去世，容金珍赶回去救下姐姐，容金珍和养母、姐姐一起吃团圆饭，三人再次默契地端起碗喝茶，这是对亲情的牢记，也是亲情的延续和传递。历经时间的淘洗，永存心间、牢不可破的亲情在一个动作中迸发，心中万语千言，却无需一言，电影一个动作达成含泪微笑、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令观众动容。

容金珍成长路上重要的基石是来自长辈精神导师般的关爱和培养。在他的一生中，童年时期教他解密的荣家老太太的解导师，发现他的数学天赋给予他新家的小黎黎，大学里的数学老师希伊斯、领他进入701坚信他的天赋又关心他的健康的老郑，出现在容金珍不同生活阶段的这些长辈德才、爱才，善用人才，共同培育出了为国奉献的解密英雄，成为容金珍情感世界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爱情同样是容金珍情感生活的重要支撑。高强度的破译工作令容金珍不时思念家带给他的温暖，小梅的出现和陪伴令容金珍弥补了工作和情感需求之间的裂隙，从此，他的内心安定下来，全身心投入了工作。

释梦和对解密的迷恋与责任成为容金珍生活的主旋律，而凡人的点滴情感下沉为他内心的安全感，成为他心无旁骛地投入解密的最好保障。

故事抽离后的现实回归 与个体意识的表达

电影《解密》采用嵌套式结构讲述故事，把容金珍的整个故事放进首尾呼应的一场采访里。影片开头随着画外音的介绍观众很快进入了容金珍的故事，而在容金珍的故事落幕，观众思绪还沉浸其中时，电影结尾的彩蛋瞬间把观众拉回了“现实”世界，并通过记者之口点开电影立意之密：“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密码，人的一生就是解密的过程”，电影是造梦，观看故事即沉入梦中，梦醒则回归现实，电影通过这种嵌套式结构使立意更为丰满，借由核心故事之外的第二层故事引导观众回归现实，电影既表达了对天才、国家功臣的敬仰，同时又表达了对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独特性的尊重和肯定。

悬疑、喜剧等类型颇受当下观众的喜爱，而陈思诚又是拍摄悬疑、喜剧电影的高手，《解密》正是融合了悬疑、谍战等不同类型特点讲述了一个宏大主题的故事。电影中喜剧的元素不多，但只一两处，就让观众不由自主地莞尔一笑，姐姐容必瑜吐槽容金珍作为一个女孩喜欢你他就会不经意间对他有身体接触，因此在701当他思念亲人想翻墙而出时，小梅第二次拉他下来，容金珍脑海中出现姐姐的话语误解小梅喜欢他，因而亲了小梅，这一情节既推动了故事的进展，也塑造了容金珍数学天才的特点。

电影《解密》既提供了炫目的视觉盛宴，又有深刻丰富的思想内涵，观众既获得了视觉享受，又会不由自主地进一步思考，堪称一部形式与内容兼备的佳作。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解密》是用十个梦串联起来的电影，在这些梦里梦外，是新中国建国前后敌我双方在情报战线上的殊死较量，也是男主角容金珍（刘昊然饰）从飘零的孤儿到破解密码英雄的成长。导演陈思诚在和媒体的对话中，把《解密》称为“重塑了自己”的一部作品，是到目前为止创作的“峰值”。吊诡的是，自8月3日正式公映以来，《解密》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如果说庞大的观影群体叠加受众难调的审美诉求会让电影的优缺点与瑕疵都被放大，那么以陈思诚过往的创作背景来审视这些梦，不失为“解密”这部影片的一种途径。

梦的制造——电影对文学的改编

《解密》改编自麦家同名长篇小说，作为他首部问世的作品，相较于之后的《风声》《听风者》《刀尖》等小说，它的叙事偏向前卫和实验性，还没有形成后几部作品中强烈的个人风格，那些曲折复杂的悬念故事、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详细的谍战交锋过程，在《解密》中是缺失的。

电影《解密》对小说改编最成功之处，就是将原著中心理性、情绪性、超现实的文学元素转化为能够用直观的视听元素来呈现的梦境。正如陈思诚所说，“梦是这部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抓手”。

梦境推动了故事中情节的发展。比如容金珍解开“紫密”的过程，他需要到潜意识中去寻求谜底，在游乐园一场梦境中，他经过了国际象棋造型的灯柱广场和茶杯形的旋转木马，象征着他在导师希伊斯（约翰·萨库克饰）和养父小黎黎（吴彦祖饰）身边的快乐时光。三组摩天轮和随后的倒塌，让容金珍找到了解密的锁钥，成为废墟的游乐园也预示着他曾经的欢乐一去不返（导师成了敌人，养父已经故去）。

梦境来源于陈思诚的艺术创造力和

《解密》： 关于“梦”的得与失

■文/虞晓

想象力，他自称是打破了以往类型电影的束缚而获得的拓展，其实这些瑰丽神奇的场景中，依旧延续了他在类型创作中的经验和观念。陈思诚电影常被诟病贴附社会热点，比如《消失的她》中的“家暴”和“凤凰男”。但从另一个维度而论，具有时代性和当下性的表达，才让电影成为了时代的“注脚”，更容易获得观众的共鸣。《解密》小说中的“ENIAC”（世界首台电子计算机）只是一笔带过，电影中却成为了反复出现的“景观”，希伊斯办公室张贴的剪报、数次出现在梦中的电子怪物，宣告着它的不可战胜。它其实映射着今天的大众对AI（人工智能）的普遍焦虑，这头由资本和技术催生的“巨兽”，是不是会成为未来的垂青？

梦的内核——“非典型”英雄的成长

《解密》在开篇就借助采访者“宣告”了影片是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的故事，当然归属于“主旋律”电影。容金珍这个角色，在主旋律电影中无疑是颠覆性的、“非典型”的英雄形象。接近于“科学怪人”的外表之下，他沉默羞涩和孤僻压抑的性格与内在的天才头脑有着巨大的反差，而梦境就成为了刻画他的情感和思想的通道。在与梦境相对应的现实维度，影片架构了一条完整的人物成长曲线。希伊斯在进入大学之初，遭受了同学们的恶作剧，必瑜（陈雨锶饰）劝慰他要用自己擅长的能力去改变他们。“改变”是容金珍贯穿全片戏剧动作的关键词，也是他的力量的体现，凭借着才华，他改变了希伊斯的态度，改变了解放城市的进程，收获了异性的爱情，改变了亲人们的命运，最终，他改变了自己，在关键时刻改变了历史的发展。

而同样有才华的希伊斯却命运迥异，他和容金珍即是惺惺相惜的师徒，又是针

回看“白蛇” 展望“宇宙” ——评追光动画之“白蛇”系列

■文/徐驰

及其组成的“白蛇三部曲”却非常值得一论。

也谈“打造宇宙”

近些年来，“打造国产电影宇宙”“打造中国神话宇宙”逐渐成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热议话题，不少电影公司和影人都投身于此。从现有经验看，“电影宇宙”在故事内容上的最大特点是在保持本部、系列影片故事情节独立性的同时，与同一“宇宙”下的其它系列电影保持深层次文本互动。换句话说，即是搭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走各路，却又朝向同一目标共同前进的电影作品系统。

以此观察近些年的国产电影，追光动画的“白蛇三部曲”是少见的具有建立“电影宇宙”能力的系列作品。从此出发，可以得到不少实践经验。经典文学作品为打造“电影宇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电影从业者无需花费过多时间和精力去建立群众基础，观众就能借助元文本直接理解不同作品并发现其联系。依靠元文本“白蛇传”，本系列作品得以快速建立与其它作品的联系，观众得以快速理解不同作品中相对独立的故事情节。

经典文学作品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主创的创作空间。市场已数次说明观众“原著至上”的心理。大部分观众仍难以接受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颠覆性改编。商业电影不可能背市场规律而驰，因此主创很难有勇气对经典文学作品的主要情节和人物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这是《浮生》退回“白蛇传”的重要原因。加之国内影视剧长期以来养成的强行降智的陋习，导致主创为《青蛇劫起》扣上了两蛇水淹金山寺、勇斗法海的帽子，破坏了《青蛇

锋相对敌手。两人的差异在于价值观，容金珍所承袭的是东方传统的家国一体的信念，它来自养父的教导，也来自现实世界中的际遇；希伊斯所信奉的是西方个人主义的教条，在他的梦中，红色海滩上的脚印会被潮水抹去，横亘在前方的生物体巨大无比，在上升的俯拍镜头中，他的身形越变越小；在同一场景的另一个梦中，“无我”的容金珍可以绕过巨大的生物，和希伊斯开心对弈，他的脚印清晰地留在了沙滩之上。

在梦与现实的交织中，《解密》完成了意识形态的书写，一个天才燃烧生命解开的电码之密，同时也解开了人生之谜，它呼应了影片开头小黎黎收到托孤信上的寄望，回答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

梦与现实——被遮蔽的时代

梦境无疑是《解密》全片的华彩乐章，当下中国电影的银幕上，并不缺少雄伟神奇的物理奇观，而依托于电影的工业能力和创作者艺术能力，对隐秘神秘的内心世界的奇观化表达，无疑让人耳目一新。

遗憾的是，在视觉层面的震撼还未能充分转化为对观众心灵和情感的震撼。过度倚重于梦境的神奇，也就意味着过度挤压了现实所占的比例，尤其是容金珍进入701工作之后，除了师徒二人在设置解密层面的智力交锋，观众对谍战题材所期待的惊险悬疑成分基本缺失，主人公也丧失了戏剧动作的主动性。

为了突出梦境，为了突出主人公，容金珍在701既没有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高墙深院又让他避免了社会的挤压，他几乎成了一个被架空静态人物，在他身上看不到那个特定时代的投影。而脱离现实的梦境往往只是内心活动的图解，缺失了可供解读的空间，更偏向于炫技，对于推动情节和塑造人物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陈思诚在之前的创作中，已经有一套被市场证明过的商业电影美学经验，“既有通俗的内容来满足普通的观众，又有‘高端’的手法对话核心影迷”，维持着商业追求和“艺术表达”之间的平衡。而《解密》似乎抛弃了这样的经验，从这部影片中看得出创新的激情，也看得出节奏和分寸失控的风险，这一场梦的视觉盛宴，最终难被观众接受，难以成为现象级的市场“爆款”。

劫起》的故事独立性，让其沦为简单的续集电影，断送了以“三部曲”建立“白蛇宇宙”的可能。同时，改编经典文学作品极易削弱主创的主观能动性、过分依赖作品原有内容，忽视自主创新已是此类影片的常见问题。

此外，大多数经典文学作品本身的体量，难以以为庞大的“电影宇宙”持续供能。除史诗外，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大多比较短小，加之文学本身线性叙事的特点，无论民间文学或作家文学都难以创造出多人物、多线索线索独立发展且相互交织的复杂世界。纵观电影史，只有以改编自托尔金作品的《指环王》系列电影及电视剧和《霍比特人》系列电影，成功打造出了相对完整的“电影宇宙”。

追光动画的“白蛇三部曲”说明，以经典文学作品为基础打造“电影宇宙”，在保留主线情节不变的同时，可以通过深入挖掘主要人物的价值、丰富原作的内涵和观众对原作的理解，创编出“旧瓶新酒”。其次，民间文学的变异性有利于创作者在创编时加入一些原创性的、对情节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新人物，并利用这些人物创编新的故事，开掘“电影宇宙”的发展空间。再次，利用原作中的着墨较少的次要人物创编新故事，也具有较强的可行性。这既可以利用元文本搭建不同作品间的联系，又不会过度破坏观众对原作的忠实度，还可以进一步丰富“电影宇宙”的内容。最后，对原作的创新的不必拘泥于横向拓展，积极开拓故事的纵向时空，也是拓展“电影宇宙”空间的法门之一。

改编经典文学作品确实是建立“电影宇宙”的巧计。相信随着对此问题的普遍性矛盾有更深的认识，和对不同文本中特殊性矛盾的理清，“中国电影宇宙”的建立也会早日到来。